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入中論頌

印度月稱論師造
民國法尊法師譯

歸敬頌

聲聞中佛能王生 諸佛復從菩薩生

大悲心與無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悲性於佛廣大果 初猶種子長如水

常時受用若成熟 故我先讚大悲心

最初說我而執我 次言我所則著法

如水車轉無自在 緣生興悲我敬禮

眾生猶如動水月 見其搖動與性空

入中論頌

印度 月稱論師造
民國 法尊法師譯

歸敬頌

聲聞中佛能主生 諸佛復從菩薩生

大悲心與無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悲性於佛廣大果 初猶種子長如水。
常時受用若成熟 故我先讚大悲心。
最初說我而執我 次言我所則著法。
如水車轉無自在 緣生興悲我敬禮。
衆生猶如動水月 見其搖動與性空。

十地諸頌

第一菩提心歡喜地

佛子此心於衆生 爲度彼故隨悲轉
由普賢願善回向 安住極喜此名初。
從此由得彼心故 唯以菩薩名稱說。

生於如來家族中 斷除一切三種結
此菩薩持勝歡喜 亦能震動百世界。
從地登地善上進 滅彼一切惡趣道
此異生地悉永除 如第八聖此亦爾。
即住最初菩提心 較佛語生及獨覺
由福力勝極增長。

彼至遠行慧亦勝。
爾時施性最增勝 爲彼菩提第一因。
雖施身肉仍殷重 此因能比不現見。
彼諸衆生皆求樂 若無資具樂非有
知受用具從施出 故佛先說布施論。
悲心下劣心粗曠 專求自利爲勝者

彼等所求諸受用 滅苦之因皆施生。
此復由行布施時 速得值遇真聖者
於是水斷三有流 常趣證於寂滅果。
發誓利益衆生者 由施不久得歡喜。
由前悲性非悲性 故唯布施爲要行。
且如佛子聞求施 思惟彼聲所生樂

聖者人滅無彼樂
山割自身布施苦
了知自苦極輕微
施者受者施物空
由於三輪生執著
極喜猶如水晶月

何況菩薩施一切。
觀他地獄等衆苦
爲斷他苦勤精進。
施名出世波羅密
名世間波羅密多。
安住佛子意空中

所依光明獲端嚴
破諸重暗得尊勝。

第二 菩提心離垢地

彼戒圓滿德淨故
身語意行咸清淨
如是十種善業道
彼如秋月恒清潔

夢中亦離犯戒垢
十善業道皆能集。
此地增勝最清淨
寂靜光飾而端嚴。

若彼淨戒執有我
故彼恒於三輪中
失壞戒足諸衆生
生物總根受用盡
若得自在住順處
墮落險處從他轉

則彼尸羅不清淨
二邊心行皆遠離。
於惡趣受布施果
其後資財不得生。
設此不能自攝持
後以何因從彼出。

是故勝者說施後
尸羅田中長功德
諸異生及佛語生
增上生及決定勝
猶如大海與死屍
如是持戒諸大士
隨即宣說尸羅教
受用果利永無竭。
自證菩提與佛子
其因除戒定無餘。
亦如吉祥與黑耳
不樂與犯戒雜居。

由誰於誰斷何事
名世間波羅密多
佛子月放離垢光
猶如秋季月光明
若彼三輪有可得
三者皆空乃出世。
非諸有攝有中祥
能除眾生意熱惱。

第三菩提心發光地

火光盡焚所知薪
人此地時善逝子
設有非處起嗔恚
分分割截經久時
已見無我諸菩薩
彼見諸法如影像
故此三地名發光
放赤金光如日出。
將此身肉並骨節
於彼割者忍更增。
能所何時何相割
由此亦能善安忍。

若已作害而嗔他 嗔他已作豈能除
是故嗔他空無益 且與後世義相違。
既許彼苦能永盡 往昔所作惡業果
云何嗔恚而害他 更引當來苦種子。
若有嗔恚諸佛子 萬劫所修施戒福
一刹那頃能顛壞 故無他罪勝不忍。

使色不美引非善 辨理非理慧被奪
不忍令速墮惡趣 忍招違前諸功德。
忍感妙色善士喜 善巧是理非理事
歿後轉生人天中 所造眾罪皆當盡。
了知異生與佛子 嗔恚過失忍功德
永斷不忍常修習 聖者所讚諸安忍。

縱回等覺大菩提 可得三輪仍世間
佛說若彼無所得 即是出世波羅密。
此地佛子得禪通 及能遍盡諸貪嗔
彼亦常時能摧壞 世人所有諸貪欲。
如是施等三種法 善逝多爲在家說
彼等亦即福資糧 復是諸佛色身因。

發光佛子安住日 先除自身諸冥暗
復欲摧滅衆生暗 此地極利而不嗔。

第四菩提心焰慧地

功德皆隨精進行 福慧二種資糧因
何地精進最熾盛 彼即第四焰慧地。
此地佛子由勤修 菩提分法發慧焰

較前亦光尤超勝 自見所屬皆遍盡。

第五菩提心難勝地

大上住於難勝地 一切諸魔莫能勝
靜慮增勝極善知 菩提諸諦微妙性。

第六菩提心現前地

現前住於正定心 正等覺法皆現前

現見緣起真實性 出住般若得滅定。
如有目者能引導 無量盲人到止境
如是智慧能攝取 無眼功德趣聖果。
如彼通達甚深法 依於經教及正理
如是龍猛諸論中 隨所安立今當說。
若異生位聞空性 內心數數發歡喜

由喜引生淚流注 周身毛孔自動豎。
彼身已有佛慧種 是可宜說真性器
當爲彼說勝義諦 其勝義相如下說。
彼器隨生諸功德 常能正受住淨戒
勤行布施修悲心 並修安忍爲度生。
善根回向大菩提 復能恭敬諸菩薩

善巧深廣諸士夫 漸次當得極喜地。
求彼者應聞此道。
彼非彼生豈從他 亦非共生寧無因。
彼從彼生無少德。
生已復生不應理。
若計生已復生者 此應不得生芽等

盡生死際唯種生。
云何彼能壞於彼。
異於種因芽形顯 味力成熟汝應無。
若捨前性成餘性 云何說彼即此性。
若汝種芽此非異 芽應如種不可取
或一性故種如芽 亦應可取故不許。

因滅猶見異果故 世亦不許彼是一。
故計諸法從自生 真實世間俱非理。
若計自生能所生 業與作者皆應一。
非一故勿許自生 以犯廣說諸過故。
若謂依他有他生 火焰亦應生黑暗。
又應一切生一切 諸非能生他性同。

由他所生定謂果 雖他能生亦是因。
從一相續能生生 稻芽非從麥種等。
如蘗叔迦麥蓮等 不生稻芽不具力。
非一相續非同類 稻種亦非是他故。
芽種既非同時有 無他云何種是他。
芽從種生終不成 故當棄捨他生宗。

猶如現見秤兩頭 低昂之時非不等。
所生能生事亦爾。
設是同時此非有。
正生趣生故非有 正滅謂有趣於滅。
此二如何與秤同。
此生無作亦非理。

眼識若離同時因 眼等想等而是他
已有重生有何用 若謂無彼過已說。
生他所生能生因 爲生有無二俱非
有何用生無何益 二俱俱非均無用。
世住自見許爲量 此中何用說道理
他從他生亦世知 故有他生何用理。

由於諸法見真妄 故得諸法二種體
說見真境名真諦 所見虛妄名俗諦。
妄見亦許有二種 謂明利根有患根
有患諸根所生識 待善根識許爲倒。
無患六根所取義 即是世間之所知
唯由世間立爲實 餘即世間立爲倒。

無知睡擾諸外道 如彼所計自性等
及計幻事陽焰等 此於世間亦非有。
如有翳眼所緣事 不能害於無翳識
如是諸離淨智識 非能害於無垢慧。
癡障性故名世俗 假法由彼現爲諦
能仁說名世俗諦 所有假法唯世俗。

如眩翳力所遍計 見毛髮等顛倒性
淨眼所見彼體性 乃是實體此亦爾。
若許世間是正量 世見真實聖何爲。
所修聖道復何用 愚人爲量亦非理。
世間一切非正量 故真實時無世難。
若以世許除世義 即說彼爲世妨難。

世間僅殖少種子 使謂此兒是我生
亦覺此樹是我栽 故世亦無從他生。
由芽非離種爲他 故於芽時種無壞。
由其非有一性故 芽時不可云有種。
若謂自相依緣生 謗彼即壞諸法故。
空性應是壞法因 然此非理故無性。

設若觀察此諸法 離真實性不可得
是故不應妄觀察 世間所有名言諦。
於真性時以何理 觀自他生皆非理。
彼觀名言亦非理 汝所計生由何成。
如影像等法本空 觀待緣合非不有
於彼本空影像等 亦起見彼行相識。

如是一切法雖空 從空性中亦得生
二諦俱無自性故 彼等非斷亦非常。
由業非以自性滅 故無賴耶亦能生
有業雖滅經久時 當知猶能生白果。
如見夢中所緣境 愚夫覺後猶生貪
如是業滅無自性 從彼亦能有果生。

如境雖俱非有性 有翳唯見毛髮相
而不見爲餘物相 當知已熟不更熟。
故見苦果由黑業 樂果唯從善業生
無善惡慧得解脫 亦遮思惟諸業果。
說有賴耶數取趣 及說唯有此諸蘊
此是爲彼不能了 如上甚深義者說。

如佛雖離薩迦見 亦常說我及我所
如是諸法無自性 不了義經亦說有。
不見能取離所取 通達三有唯是識
故此菩薩住般若 通達唯識真實性。
猶如因風鼓大海 便有無量波濤生
從一切種阿賴耶 以自功能生唯識。

是故依他起自性 是假有法所依因
無外所取而生起 實有及非戲論境。
無外境心有何喻 若答如夢當思擇
若時我說夢無心 爾時汝喻即非有。
若以覺時憶念夢 證有意者境亦爾
如汝憶念是我見 如是外境亦應有。

設曰睡中無眼識 故色非有唯意識
執彼行相以爲外 如於夢中此亦爾。
如汝外境夢不生 如是意識亦不生
眼與眼境生眼識 三法一切皆虛妄
餘耳等三亦不生。 諸法皆妄心非有
如於夢中覺亦爾

行境無故根亦無。
此中猶如已覺位 乃至未覺三皆有
如已覺後三非有 癡睡盡後亦如是。
由有翳根所生識 由翳力故見毛等
觀待彼識二俱實 待明見境二俱妄。
若無所知而有心 則於髮處眼相隨

無翳亦應起髮心 然不如是故非有。
若謂淨見識功能 未成熟故識不生。
非是由離所知法 彼能非有此不成。
已生功能則非有 未生體中亦無能。
非離能別有所別 或石女兒亦有彼。
若想當生而說者 既無功能無當生。

若互相依而成者 諸善士說即不成。
若滅功能成熟生 從他功能亦生他。
諸有相續互異故 一切應從一切生。
彼諸剎那雖互異 相續無異故無過。
此待成立仍不成 相續不異非理故。
如依慈氏近密法 由是他故非一續。

所有自相各異法 是一相續不應理。
能生眼識自功能 從此無間有識生。
即此內識依功能 妄執名爲色根眼。
此中從根所生識 無外所取由自種。
變似青等愚不了 凡夫執爲外所取。
如夢實無餘外色 由功能熟生彼心。

如是於此醒覺位 雖無外境意得有。
如於夢中無眼根 有似青等意心生
無眼唯由自種熟 此間盲人何不生。
若如汝說夢乃有 第六能熟醒非有
如此無第六能熟 說夢亦無何非理。
如說無眼非此因 亦說夢中睡非因

是故夢中亦應許 彼法眼爲妄識因。
隨此如如而答辯 即見彼彼等同宗
如是能除此妄淨 諸佛未說有實法。
諸瑜伽師依師教 所見大地骨充滿
見彼三法亦無生 說是顛倒作意故。
如汝根識所見境 如是不淨心見境

餘觀彼境亦應見 彼定亦應不虛妄。
如同有翳諸眼根 鬼見膿河心亦爾。
總如所知非有故 應知內識亦非有。
若離所取無能取 而有一空依他事
此有由何能證知 未知云有亦非理。
彼自領受不得成 若由後念而成立

立未成故所宣說 此尙未成非能立
縱許成立有自證 憶彼之念亦非理
他故如未知身生 此因亦破諸差別。
由離能領受境識 此他性念非我許
故能憶念是我見 此復是依世言說。
是故自證且非有 汝依他起由何知

作者作業作非一 故彼自知不應理。
若既不生復無知 謂有依他起自性
石女兒亦何害汝 由何謂此不應有。
若時都無依他起 云何得有世俗因
如他由著實物故 世間建立皆破壞。
出離龍猛論師道 更無寂滅正方便

彼失世俗及真諦 失此不能得解脫。
由名言諦爲方便 勝義諦是方便生
不知分別此二諦 由邪分別入歧途。
如汝所計依他事 我不許有彼世俗
果故此等雖非有 我依世間說爲有。
如斷諸纏人寂滅 諸阿羅漢皆非有

若於世間亦皆無
若世於汝無妨害
汝可先與世間諍
現前菩薩已現證
是破常我作者故
故爲增長智者慧
則我依世不說有
當待世間而破此
後有力者我當依
通達三有唯是識
彼知作者唯是心
遍智曾於楞伽經

以摧外道高山峰
各如彼彼諸論中
佛見彼等非作者
如覺真理說名佛
經說世間唯是心
若知此等唯有心
此語金剛解彼義
外道說數取趣等
說作世者唯是心
如是唯心最主要
故此破色非經義
故破離心外色者

何故如來於彼經
有情世間器世間
經說衆生從業生
若謂雖許有色法
則遮離心餘作者
若謂安住世間理
復說心從癡業生
種種差別由心立
心已斷者業非有
然非如心爲作者
非是遮遣此色法
世間互纏皆是有

若許現起真實智 行者五蘊皆非有。
無色不應執有心 有心不可執無色
般若經中佛俱遮 彼等對法俱說有。
二諦次第縱破壞 汝物已遮終不成
由是次第知諸法 真實不生世間生。
經說外境悉非有 唯心變爲種種事

是於貪著妙色者 爲遮色故非了義。
佛說此是不了義 此非了義理亦成
如是行相諸餘經 此教亦顯不了義。
佛說所知若非有 則亦易除諸能知
由無所知即遮知 是故佛先遮所知。
如是了知教規已 凡經所說非真義

應知不了而解釋 說空性者是了義。
計從共生亦非理 俱犯已說衆過故
此非世間非真實 各生未成況共生。
若計無因而有生 一切恒從一切生
世間爲求果實故 不應多門收集種。
衆生無因應無取 猶如空花色與香

繁華世間有可取 知世有因如自心。
汝論所說四大種 汝心所緣且非有
汝意對此尙愚暗 何能正知於他世。
破他世時汝自體 於所知性成倒見
由具彼見同依身 如計大種有性時。
大種非有前已說 由前總破自他生

共生及從無因生 故無未說諸大種。
由無自他共無因 故說諸法離自性
世有厚癡同稠雲 故諸境性顛倒現。
如由翳力倒執髮 二月雀翎蜂蠅等
如是無智由癡過 以種種慧觀有爲。
說癡起業無癡滅 唯使無智者了達

慧日破除諸冥暗 智者達空即解脫。
若謂諸法真實無 則彼應如石女兒
於名言中亦非有 故彼定應自性有。
有眩翳者所見境 彼毛髮等皆不生
汝且與彼而辯靜 後責無明眩翳者。
若見夢境尋香城 陽焰幻事影像等

既同不生非有性
此於真實雖無生
非是世間所見境
如石女兒自性生
如是諸法自性生
故佛宣說一切法

汝云何見應非理。
然不同於石女兒
故汝所言不決定。
真實世間俱非有
真實世間皆悉無。
本來寂靜離生性

復是自性般涅槃
如說瓶等真實無
應一切法皆如是
諸法非是無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
由說諸法依緣生

以是知生恒非有。
世間共許亦容有
故不同於石女兒。
非由自在等因生
故知唯是依緣生。
非諸分別能觀察

是故以此緣起理
有性乃生諸分別
無性彼等即不生
異生皆被分別縛
智者說滅諸分別
論中觀察非好諍

能破一切惡見網。
已觀自性咸非有
譬如無薪則無火。
能滅分別即解脫
即是觀察所得果。
爲解脫故顯真理

若由解釋真實義 他宗破壞亦無咎。
若於自見起愛著 及嗔他見即分別
是故若能除貪嗔 觀察速當得解脫。
慧見煩惱諸過患 皆從薩迦耶見生
出了知我是彼境 故瑜伽師先破我。
外計受者常法我 無德無作非作者

依彼少分差別義 諸外道類成多派。
如石女兒不生故 彼所計我皆非有
此亦非是我執依 不許世俗中有此。
由於彼彼諸論中 外道所計我差別
自許不生因盡破 故彼差別皆非有。
是故離蘊無異我 離蘊無我可取故

不許爲世我執依 不了亦起我見故。
有生傍生經多劫 彼亦未見常不生
然猶見彼有我執 故離五蘊全無我。
由離諸蘊無我故 我見所緣唯是蘊
有計我見依五蘊 有計唯是依一心。
若謂五蘊即是我 由蘊多故我應多

其我復應成實物 我見緣物應非倒。
般涅槃時我定斷 般涅槃前諸剎那。
生滅無作故無果 他所造業餘受果。
實一相續無過著 前已觀察說其失。
故蘊與心皆非我 世有邊等無記故。
若汝瑜伽見無我 爾時定見無諸法。

若謂爾時無常我 則汝心蘊非是我。
汝宗瑜伽見無我 不達色等真實義。
緣色轉故生貪等 以未達彼本性故。
若謂佛說蘊是我 故計諸蘊爲我者。
彼唯破除離蘊我 餘經說色非我故。
由餘經說色非我 受想諸行皆非我。

說識亦非是我故 略標非許蘊爲我。
經說諸蘊是我時 是諸蘊聚非蘊體。
非依非調非證者 由彼無故亦非聚。
爾時支聚應名車 以車與我相等故。
經說依心諸蘊立 故唯蘊聚非是我。
若謂是形色乃有 汝應唯說色是我。

心等諸聚應非我 彼等非有形狀故。
取者取不應理 業與作者亦應
若謂有業無作者 不然離作者無業。
佛說依於地水火 風識空等六種界
及依眼等六觸處 假名安立以爲我。
說依心心所立我 故非彼等即是我

彼等積聚亦非我 故彼非是我執境。
證無我時斷帶我 不許此是我執依
故云了知無常我 永斷我執最希有。
見白室壁有蛇居 云此無象除其怖
倘此亦能除蛇畏 噫嘻誠爲他所笑。
於諸蘊中無有我 我中亦非有諸蘊

若有異性乃有此 無異故此唯分別。
我非有色由我無 是故全無具有義
異如有牛亦如色 我色俱無一異性。
我非有色色非我 色中無我我無色
當知四相通諸蘊 是爲二十種我見。
由證無我金剛杵 摧我見山同壞者

謂依薩迦耶見山 所有如是衆高峰。
有計不可說一異 常無常等實有我
復是六識之所識 亦是我執所緣事。
不許心色不可說 實物皆非不可說
若謂我是實有物 如心應非不可說
如汝謂瓶非實物 則與色等不可說

我與諸蘊既叵說 故不應計自性有。
汝識不許與自異 而許異於色等法
實法唯見彼二相 離實法故我非有。
故我執依非實法 不離五蘊不即蘊
非諸蘊依非有蘊 此依諸蘊得成立。
如不許車異支分 亦非不異非有支

不依支分非支依 非唯積聚復非形。
若謂積聚即是車 散支堆積車應有
由離有支則無支 唯形爲車亦非理。
汝形各支先已有 造成車時仍如舊
如散支中無有車 車於現在亦非有。
若謂現在車成時 輪等別有異形者

此應可取然非有 是故唯形非是車。
由汝積聚無所有 彼形應非依支聚
故以無所有爲依 此中云何能有形。
如汝許此假立義 如是依於不實因
能生自性不實果 當知一切生皆爾。
有謂色等如是住 便起瓶覺亦非理

由無生故無色等 故彼不應即是形。
雖以七相推求彼 真實世間俱非有
若不觀察就世間 依自支分可安立。
可爲衆生說彼車 名爲有支及有分
亦名作者與受者 莫壞世間許世俗。
七相都無復何有 此有行者無所得

彼亦速入真實義 故如是許彼成立。
若時共車且非有 有支無故支亦無
如車燒盡支亦毀 慧燒有支更無支。
如是世間所共許 依止蘊界及六處
亦許我爲能取者 所取爲業此作者。
非有性故此非堅 亦非不堅非生滅

此亦非有常等性	一性異性均非有。
衆生恒緣起我執	於彼所上起我所
當知此我由愚癡	不觀世許而成立。
山無作者則無業	故離我時無我所
若見我我所皆空	諸瑜伽師得解脫。
瓶衣帳軍林鬘樹	舍宅小車旅舍等

應知皆如衆生說	由佛不與世諍故。
功德支貪相薪等	有德支貪所相火
如觀察車七相無	由餘世間共許有。
因能生果乃爲因	若不生果則非因
果若有因乃得生	當說何先誰從誰。
若因果合而生果	故因果應無異

不合因非因無別	離二亦無餘可計。
因不生果則無果	離果則因應無因
此一如幻我無失	世間諸法亦得有。
能破所破合不合	此過於汝寧非有
汝語唯壞汝自宗	故汝不能破所破。
自語同犯似能破	無理而破一切法

故汝非是善士許 汝是無宗破法人。
 前說能破與所破 爲合不合諸過失
 誰定有宗乃有過 我無此宗故無失。
 如日輪有蝕等別 於影像上亦能見
 日影合否皆非理 然是名言依緣生。
 如爲修飾面容故 影雖不實而有用

如是此因雖非實 能淨慧面亦達宗。
 若能了因是實有 及所了宗有自性
 則可配此合等理 非爾故汝唐劬勞。
 易達諸法無自性 難使他知有自性
 汝復以惡分別網 何爲於此惱世間。
 了知上說餘破已 重破外答合等難

云何而是破法人 由此當知餘能破。

無我爲度生	由人法分二	佛復依所化	分別說多種
如是廣宣說	十六空性已	復略說爲四	亦許是大乘。
山本性爾故	眼由眼性空	如是耳鼻舌	身及意亦爾。
非常非壞故	眼等內六法	所有無自性	是名爲內空。
山本性爾故	色由色性空	聲香味及觸	並諸法亦爾

色等無自性	是名爲外空		
二分無自性	是名內外空。		
諸法無自性	智者說名空	復說此空性	由空白性空
空性之空性	即說名空空	爲除執法者	執空故宜說。
由能遍一切	情器世間故	無量喻無邊	故方名爲大。
由是十方處	由十方性空	是名爲大空	爲除大執說。

由是勝所爲	涅槃名勝義	彼由彼性空	是名勝義空。
爲除執法者	執涅槃實有	故知勝義者	宜說勝義空。
三界衆緣生	故說名有爲	彼由彼性空	說名有爲空。
若無生住滅	是法名無爲	彼由彼性空	說名無爲空。
若法無究竟	說名爲畢竟	彼由彼性空	是爲畢竟空。
由無初後際	故說此生死	名無初後際	二有無去來。

如夢自性離	故大論說彼	名爲無初際	及無後際空。
散謂有可放	及有可棄捨	無散謂無放	都無可棄捨。
即彼無散法	由無散性空	由本性爾故	說名無散空。
有爲等法性	都非諸聲聞	獨覺與菩薩	如來之所作。
故有爲等性	說名爲本性	彼由彼性空	是爲本性空。
十八界六觸	彼所生六受	若有色無色	有爲無爲法

如是一切法	山彼性離空。		
變礙等無性	是名自相空。		
色相謂變礙	受是領納性	想謂能取像	行即能造作。
各別了知境	此爲識自相	蘊自性謂苦	界性如毒蛇。
佛說十二處	是衆苦生門。		
所有緣起法	以和合爲相。		

施度謂能捨	戒相無熱惱	忍相謂不恚	精進性無罪。
靜慮相能攝	般若相無著	六波羅蜜多	經說相如是。
四靜慮無量	及餘無色定	正覺說彼等	自相爲無瞋。
三十七覺分	自相能出離	空山無所得	遠離爲自相。
無相爲寂滅	第三相謂苦	無癡諸解脫	相謂能解脫。
經說善決擇	是下力本性	大師四無畏	本性爲堅定。

四無礙解相	謂辯等無竭	與衆生利益	是名爲大慈。
救護諸苦惱	則是大悲心	喜相謂極喜	捨相名無雜。
許佛不共法	共有十八種	由彼不可奪	不尊爲自相。
一切種智智	現見爲自相	餘智爲少分	不許名現見。
若有爲自相	及無爲自相	彼由彼性空	是爲自相空。
現在此不住	去來皆非有	彼中都無得	說名不可得。

即彼不可得	由彼自性離	非常亦非壞	是不得空。
諸法從緣生	無有和合性	和合由彼空	是爲無性空。
應知有性言	是總說五蘊	彼由彼性空	說名有性空。
總言無性者	是說無爲法	彼由彼性空	名爲無性空。
自性無有性	說名自性空	此性非他作	故說名自性。
若諸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一切法空性	說名爲他性

實際與真如 是爲他性空。

般若波羅密 廣作如是說。

如是慧光放光明 遍達三有本無生

如觀掌中庵摩勒 由名言諦入滅定。

雖常具足滅定心 然恒悲念苦衆生。

此上復能以慧力 勝過聲聞及獨覺。

世俗真實廣白翼 鵝王引導衆生鵝

復承善力風雲勢 飛度諸佛德海岸。

第七菩提心遠行地

此遠行地於滅定 剎那剎那能起人

亦善熾然方便度。

第八 菩提心不動地

數求勝前善根故	大士當得不退轉
入於第八不動地	此地大願極清淨。
諸佛勸導起滅定。	
淨慧諸過不共故	八地滅垢及根本
已淨煩惱三界師	不能得佛無邊德。

滅生而得十自在 能於三有普現身。

第九 菩提心善慧地

第九圓淨一切力 亦得淨德無礙解。

第十 菩提心法雲地

十地從於十方佛 得妙灌頂智增上。

佛子任運灑法雨	生長衆善如火雲。
菩薩時能見百佛	得佛加持亦能知
此時住壽經百劫	亦能證人前後際。
智能起人百三昧	能動能照百世界
神通教化百有情	復能往遊百佛土。
能正思擇百法門	佛子自身現自身

· 一身有百菩薩 莊嚴圍繞爲眷屬。
如極喜地諸功德 如是住於無垢地
當得功德各千種 餘五菩薩得百千。
得百俱胝千俱胝 次得百千俱胝量
後得俱胝那由他 百轉千轉諸功德。
住不動地無分別 證得量等百千轉

三千大千佛世界 極微塵數諸功德。
菩薩住於善慧地 證得前說諸功德
量等百萬阿僧祇 大千世界微塵數。
且說於此第十地 所得一切諸功德
量等超過言說境 非言說境微塵數。
· 毛孔皆能現 無量諸佛與菩薩

如是剎那剎那頃 亦現天人阿修羅。

佛地諸頌

如淨虛空月光照 生十方地復勤行
於色界頂證靜位 衆德究竟無與等。
如器有異空無別 諸法雖別性無差
是故正智同一味 妙智剎那達所知。

若靜是實慧不轉 不轉而知亦非理
不知寧知成相違 無知者誰爲他說。
不生是實慧離生 此緣彼相證實義
如心有相知彼境 依名言諦說爲知。
百福所感受用身 化身處空及餘物
彼力發音說法性 世間由此亦了真。

如具強力諸陶師 經久極力轉機輪
現前雖無功用力 旋轉仍爲瓶等因。
如是佛住法性身 現前雖然無功用
由衆生善與願力 事業恒轉不思議。
盡焚所知如乾薪 諸佛法身最寂滅
爾時不生亦不滅 由心滅故唯身證。

此寂滅身無分別 如如意樹摩尼珠
衆生未空常利世 離戲論者始能見。
能仁於一切流身 同時現諸本生事
自生雖已久遷滅 仍了無雜現一切。
何佛何刹能仁相 諸佛身行威力等
聲聞僧量如何行 諸菩薩身若何等。

演說何法自若何 如何聞法修何行
 作何布施供佛等 於一身中能普現。
 如是持戒修忍進 禪定智慧普諸生
 彼等無餘一切行 於一毛孔皆能現。
 諸佛過去及未來 現在盡於虛空際
 安住世間說正法 救濟苦惱衆生者。

彼初發心至菩提 一切諸行如已行
 由知諸法同幻性 於一毛孔能頓現。
 如是三世諸菩薩 獨覺聲聞一切行
 及餘一切異生位 一毛孔中皆頓現。
 此清淨行隨欲轉 盡空世界現一塵
 一塵遍於無邊界 世界不細塵不粗。

佛無分別盡來際 一刹那現衆行
 盡瞻部洲一切塵 猶不能及彼行數。

處非處智力 如是業報智 知種種勝解 種種界智力。
 知根勝劣智 及知遍趣行 靜慮解脫定 等至等智力。
 宿住隨念智 如是死生智 諸漏盡智力 是謂十種力。
 彼法定從此因生 知者說此爲彼處

違上非處無邊境
愛與非愛違上相
智力無礙別別轉
貪等生力之所發
餘法所覆諸勝解
諸佛善巧界差別

正等覺智無邊際
遍計等利說名勝
眼等互生皆了達
有行趣佛有行趣
天人鬼畜地獄等
無邊世界行者別

及九等至諸差別
過去從癡住三有
盡情無邊並因處
盡虛空際世界中
於彼多境智遍轉
諸佛一切種智力

智無礙著說名力
盡業及彼種種果
遍三世境是爲力。
有劣中勝種種欲。
智遍三世名爲力。
眼等本性說名界

遍諸界別說名力。
處中鈍下說名劣
種智無礙說名力。
獨覺聲聞二菩提
智無障礙說爲力。
靜慮解脫奢摩他

智無障礙說名力。
自他一一有情生
彼彼智慧說名力。
一一有情死生時
清淨無礙說名力。
速斷煩惱及習氣

弟子等慧滅煩惱 於彼無礙智名力。
妙翅飛還非空盡 由自力盡而回轉
佛德無邊若虛空 弟子菩薩莫能宣。
如我於佛衆功德 豈能了知而讚言
然由龍猛已宣說 故我無疑述少分。

甚深謂空性 餘德即廣大 了知深廣理 當得此功德。

佛得不動身 化重來三有 示天降出胎 菩提轉靜輪。
世有種種行 爲多愛索縛 佛以大悲心 咸導至涅槃。
離知真實義 餘無除衆垢 諸法真實義 無變異差別。
此證真實慧 亦非有別異 故佛爲衆說 無等無別乘。
衆生有五濁 能生諸過失 故世間不入 甚深佛行境。
然由佛善逝 具智慧方便 皆曾發誓願 度盡諸有情。

以是如智者 導衆赴寶洲 爲除衆疲乏 化作可愛城。
佛令諸弟子 念趣寂滅樂 心修遠離已 次乃說二乘。

上方世界佛行境 如其所有微塵數
佛證菩提劫亦爾 然此秘密未嘗說。
直至虛空未變壞 世間未證最寂滅
慧母所生悲乳育 佛豈入於寂滅處。

世間由癡啖毒食 如佛哀愍彼衆生
 子毒母痛亦不及 以是勝依不入滅。
 由諸不智人 執有事無事 當受生死位 愛離怨會苦。
 並得罪惡趣 故世成悲境 大悲遮心滅 故佛不涅槃。
 結義
 月稱勝苾芻 廣集中論義 如聖教教授 宜說此論義。

如離於本論 餘論無此法 智者定當知 此義非餘有。
 由怖龍猛慧海色 衆生棄此賢善宗
 開彼頌薈拘摩陀 望月稱者心願滿。
 前說深可怖 多聞亦難解 唯諸宿習者 乃能普通達。
 由見臆造宗 如說有我教 故離此宗外 莫樂他宗論。
 我釋龍猛宗 獲福遍十方 惑染意藍空 皎潔若秋星。
 或如心蛇頂 所有摩尼珠 願普世有情 證眞速成佛。

入中論頌竟